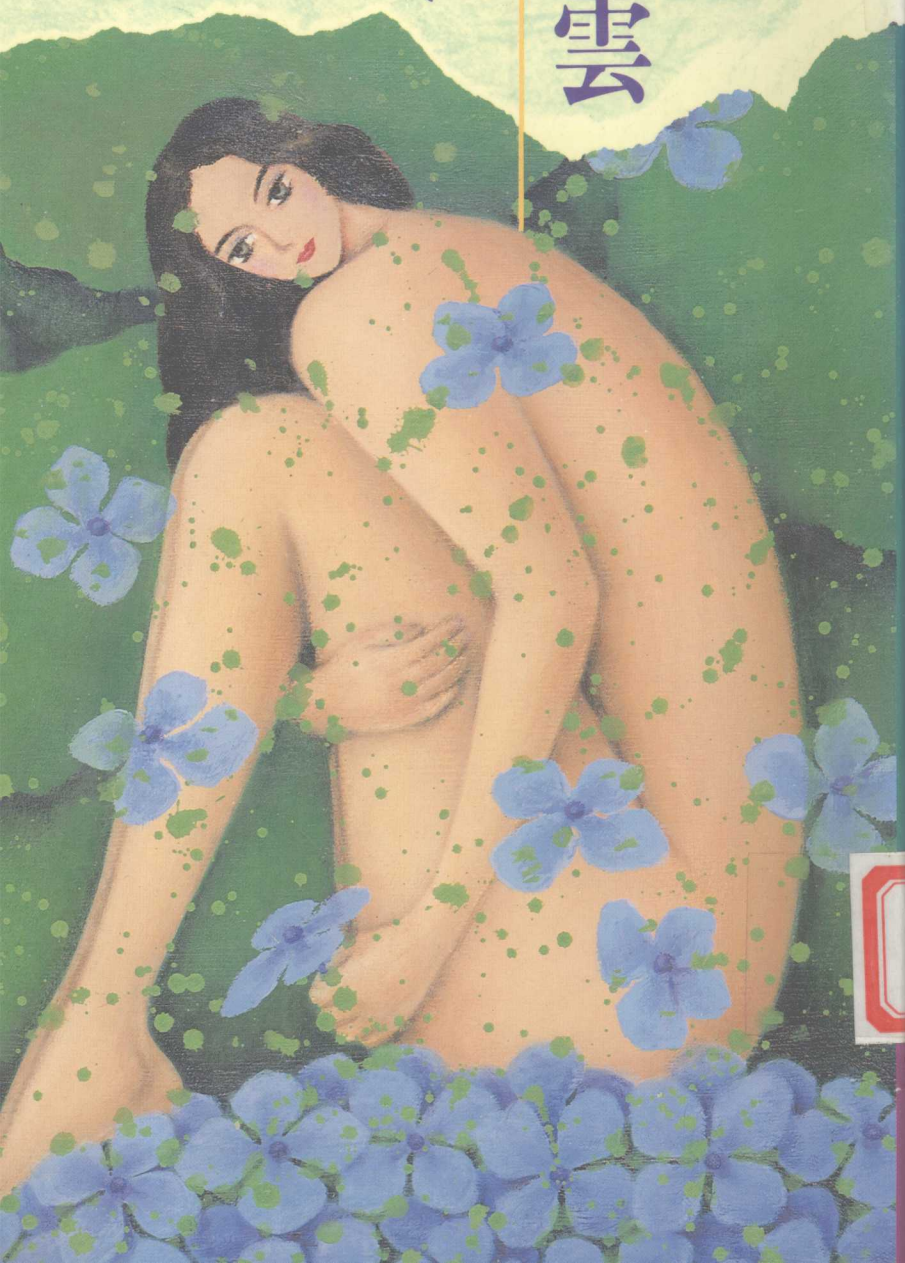


水雲 嚴沁



水雲 / 嚴沁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小說創作雜誌出版 : 錦德總經銷, 民81
面 ; 公分. -- (嚴沁作品 ; 17)
ISBN 957-9309-09-4(平裝)

857.7

8000401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◎嚴沁作品 17 ◎

ISBN 957-9309-09-4

水雲

作者 / 嚴沁

總經銷 / 錦德圖書公司

發行人 / 汪成華

地址 /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-10號7樓之3

出版者 / 小說創作雜誌社

電話 / (02)956-6521

製作發行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傳真 / (02)956-6503

地址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登記證 / 局版台業字第1187號

電話 / 7031828 7057118

初版 / 中華民國81年2月

傳真 /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44691-1

定價 / 新台幣 160 元

水雲

嚴沁●著

THE
LIBRARY
OF THE
MUSEUM OF
ART AND
ARCHITECTURE
OF THE
UNIVERSITY OF
CHICAGO



嚴沁

台大外文系畢業。原籍杭州，出生於上海，成長於台灣，居住於香港。

寫作十餘年，出書百餘本。

她的好朋友對她說：「寫作有如愛情，可能是劫。」

嚴沁微笑：「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。」

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，既感性，又浪漫。

她說：「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我吧！」

一場暴雨剛過，不很平坦的公路上積起一灘灘的小水窪，像造物主在地上撒下了一把把圓圓的小鏡子，反映著被雨水沖得更清亮的陽光，揚起一天的希望。

公路的一端通向一個寧靜的小鎮，另一端通向無盡的遠方——不是嗎？小鎮上可有人見到公路的盡頭？寧靜的小鎮有個別緻的名字叫「圓溪」，當然不是說鎮上有條小溪是圓形的，也不會出了個叫圓溪什麼的偉人，而是小鎮的四周環繞著一條清澈的小溪，圓溪的名稱由此而來。

圓溪鎮除了寧靜樸實還厚道，看那鎮尾香火鼎盛的廟就知鎮民厚道——那個廟是鎮民自己出錢使香火鼎盛，不只如此，廟裏還收留著一些無依無靠的老人，使他們在風燭殘年中有個棲身處，在這個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時代裏，不是厚道是什麼？

世界的潮流不會影響他們，社會的邪風也不會吹到這兒，就算稍微奢侈、繁華的新事物，都不曾來到此地。或者——是那圓溪環繞著保護他們吧！他們過得與世無爭，他們過得悠閒自在！

唯一的特別處，圓溪很少年輕人，新的一代都喜歡向伸展著無止境的公路另一端發展，出外讀書，出外謀生，似乎就不再轉回頭了。越過環繞的圓溪而來的，只是些信件，只是些問候，關

懷，或是些錢——總之，圓溪的寧靜，樸實被保存下來，完整的保存下來了！

只是——

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幾乎沒有人能記得了，似乎是三個月、四月個前，似乎是半年前，每逢月尾，每逢黃昏，無論大風大雨，無論烈日驕陽，那個男孩子，那輛摩托車總揚起了大片灰塵，衝破了圓溪的寧靜而來，沿著公路直到鎮尾，直到那廟前！

他是誰？他來做什麼？漸漸的，引起了鎮民的注視。看他那身打扮，看他那種神情，看他那副模樣，他是個屬於大城市的時代青年，與圓溪格格不入的一種人，他總是來——不會引起什麼麻煩吧！

他每次到廟裏留下一些錢給主持方丈，交代幾句話就默然離開。方丈說他是送錢給寄住廟中的一個老人，既然只是送錢來，鎮民開始安心些，雖然這年輕人一臉的惹麻煩模樣，相信也不會出事。

他又來了，就在暴雨剛止的時候。

摩托車濺起無數水珠，像輾碎了一地的小圓鏡，拋起一片碎玻璃，好美！美得很殘忍。他穿著一件黑色的緊身襯衫和一條很舊的黑牛仔褲，顯得風塵僕僕。黑色的衣褲都淋得濕漉漉的貼在身上，頭上的白色硬帽壓得好低，看不清他的臉孔，只覺得——莫名其妙的覺得他很疲倦！

摩托車直衝到廟前才停止，幾個上香的婦人偷眼望他，哦？帽沿下還有一副大大的淺茶色太陽眼鏡，根本看不見他的臉——是故意不給人看吧！

像往常一樣，他把錢交給主持方丈，猶豫了一秒鐘，終於什麼都不說的轉身就走。

「喬——」方丈出聲叫住他。

他猛的一個轉身，打斷了方丈的聲音。

「你——叫他保重！」他說。然後，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。立刻，傳來摩托車怒吼而去的聲音。

方丈搖搖頭又點點頭，終於不再出聲的轉身進去。

長街上，摩托車風馳電閃的往前駛，排氣管中冒出來的彷彿是年輕人心中的鬱氣。淺茶色眼鏡下隱約可見一對鬱結著的濃眉，壓得人心頭沉重。

轉一個彎，前面就是圓溪鎮了，出了鎮，他又要開始漫長、無止境的征途了。一蓬水花飛濺起來，弄花了他的眼鏡，他放慢了車速，停在路旁預備抹眼鏡，就在他用手取眼鏡的一刹那，他看到一個人。

一個似乎不該屬於圓溪這地方的人！

是個女孩子，神韻很特別的女孩子！她站在一棟古老巨大的莊院門前，看不出是要出來或是要進去，她就那麼站著，站著迎著他陌生、好奇的視線！

互相打量了幾秒鐘，只是幾秒鐘，他重新戴上眼鏡，發動馬達疾馳而去。似乎——很平常的一件事，平常得就像你在街上看見了無數個女孩子，心中已不復記憶！但是——那個站在莊院門前的女孩，卻在他腦中留下一個強烈得忘不了的印象，那印象是那麼特別，那女孩——她那對眼

睛中射出的光芒，靜得像一泓死水！

年輕女孩的眼光像死水？怎麼說得通呢？但他心中確實如此想著！

摩托車衝出圓溪鎮上的小橋，他忍不住回頭望望，女孩子已不見踪影，彷彿被那巨大的莊院吞沒了。轉回頭，他開始一心一意奔向前面的道路了。

他是個很少回頭的人，不知道剛才為什麼會回頭，那是十分自然的情形，就好像一個微笑、一次呼吸般自然。回頭了，卻看不見什麼，心中當然免不了輕微的、莫名其妙的失望！

車行了一陣，輕微的失望消失了，他又一心一意的駛向前方！前面漫長的道路上有許許多多的未知事物等待著他，他的目標更在那未知的背後，他何必爲那不關己的事而分心？他要往前奔馳，直到天的邊緣，直到路的盡頭！

他去了，像天空中一朵移動的雲，移動著、浮游著向前，向前——沒有一定的方向！

然而，那個女孩子真被巨大的莊院吞噬了嗎？不，當然不是，當男孩子的摩托車駛過之後，她就走上馬路轉一個彎，漫步在長街上。

她是安靜的，沉默的。

圓溪鎮的人都認識她，都尊敬她，也有點怕她似的，她這麼一路往前走，人們都用怯怯的眼神偷偷看她，連招呼都不敢打。她也不在意，目不斜視的走著，走著，終於停在廟前。

廟裏有個和尚看見了她，急急忙忙走出來，一臉恭敬的模樣。

「大小姐來了，請進，請進！」

女孩子漠然遞上一個裝著錢的信封，搖搖頭，輕盈地走開。

她走得那麼輕盈，她那麼瘦，那麼脫俗，似乎不帶人間煙火味，她總愛穿白色衣裙，給人一種精精靈靈的感覺。最特別的，是她那又深又黑的眼睛，安靜有如一泓無波的水——連漣漪都沒有。她看來那麼年輕，她不該這樣的！

她是水樵，那巨大莊院主人的獨生女！

她慢慢往莊院走去，寬鬆的白色衣裙內隱約可見的是她纖柔的身材。她瘦，卻不露骨，不會給人滿身骨頭的感覺，而且她白，她美，美得我見猶憐，美得令人看不見她身上的其他缺點。

可是她太沉默，太漠然，令人不敢親近。何況，她還是到過公路另一端、讀過大學的人，讀大學的人必定有學問，普通鎮民那敢高攀？

走近莊院，她呆住了。明明已經離開了的騎摩托車的男孩怎麼回來了？他正若有所思的望著莊院出神，顯然並沒有看見她回來！

她皺皺眉，有些厭煩，這些所謂的時代青年，就是這樣的直截了當？看見一個女孩子就不問青紅皂白的亂追一通，算什麼新潮玩意兒？他們懂得愛？懂得感情嗎？或是只會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嘴裏亂嚷嚷？

她目不斜視的繞過他，走向莊院大門。

「噢！」好低沉的聲音。「妳怎麼在這兒！」

「我該在哪裏？」她眉毛一揚，靜如止水的眼睛連一絲光芒都不閃。

他很自然的取下淺茶色的眼鏡，深沉的黑眼睛中閃動著一本正經的問號——他不是在開玩笑，他像在研究什麼令人困惑的問題。

「我以爲妳被這幢又巨大又古老的莊院吞噬了！」他說。

她再皺皺眉，爲他這句古怪、飄忽、莫名其妙話，也爲那濃眉，那深邃的眼和那跳動著的問號。他或者不是個無聊的新潮青年，是個唸書唸成癡呆的人吧！她想。

「你聽過莊院房屋會吃人？」她問。

世界上沒有不起波的水，但她的眼睛——是盛放在透明玻璃盒裏凝固的水——冰吧！她冷得令人不其然的往後退。

「沒聽過！」他認真的回答。是個相當穩重的人呢！「不過——我感覺過，剛才！」她的眉頭放鬆了，他只是個怪人吧！

「這是你回轉的原因！」她問。

「是！」他點點頭。

「不是因爲你看見一個漂亮的女孩？」有一絲很濃的嘲弄味道。

他似乎很感意外的看她一眼。

「妳以爲自己很漂亮？」他又問。

她難堪了。即使靜如止水，也忍不住陌生人如此這般奚落的話。不過，他看來很正經，不像作弄。他令她答不出話來。

「我只覺得妳特別，」他又接著說。「特別得不該屬於這種地方！」

「這種地方！」她重複一次，像回味著這四個字。

他再看她一眼，驚異的眼光浮現了。

「原來妳的確很漂亮！」他說。

發動了馬達，戴上眼鏡，他加速而去。

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似的，剛才的對話已在空氣中消失，萍水相逢的人，怎能要求他們互有記憶？

他連人帶車已消失在圓溪鎮上，他也許會再來，但不一定會再來，下個月尾或更久一些，他可能再來，但——對她來說，這些全無意義，這世界上的任何人、任何事都對她沒有意義，她只是一池靜止的水！

她也知道，他也不會再念著她，那個神情奇怪的男孩不會關心任何女孩，他心中只念著那些令他困惑的問題，她看得見他眼中的問號，他只不過懷疑她被莊院吞噬了，吞噬！多可笑的事，然而那男孩——

她心中掠過一抹奇異的念頭，他像一朵雲！為什麼像雲？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，感覺就是感覺，還有什麼原因呢？或者——他飄忽吧！

她慢慢走進莊院，輕盈地穿過一片樹林，走上古屋的石階，她看見母親站在那兒。

「媽！」她招呼。對母親，她也是那樣漠然。

「妳去散步？」母親問。並不熱烈。

「啊！」她逕自往屋子裏去。

「樵兒，我聽見妳在跟人講話！」母親在她背後說。

「你聽得見，站在這兒？」她霍然轉身。

「我聽得見！」母親神色不變。「是個男孩！」

水樵想一想，深深的黑眸透著智慧。

「我不認識他！」說完，她消失在門後。

「他也不認識妳！」母親說。也跟著進來。

古老的房屋，古老的家具，雖然巨大的莊院，卻看不見富裕，因為即使是古舊的一切，也未見講究！

「錢交給方丈了嗎？」母親像她的影子。

「沒見到方丈，」水樵看母親一眼。「我該見他嗎？」

母親不回答，卻轉眼窗外。

「暴雨又要來了，」她說：「好一大片烏雲，方圓十里的地方怕都有雨！」

水樵很想問一句「那又怎樣？」忍了一下，終於沒出聲。她明白母親的意思，母親不相信她和那摩托車上的男孩子不相識，母親故意這麼說的，想試試她關不關心。

水樵倒杯水，坐在藤椅上慢慢啜著，她的眸子停在杯中的水面上，眼光凝定，水波卻浮動。

母親等了一陣，直等到外面的暴雨真的落下來，才慢慢的走開，她仍是不信女兒。

這是對奇怪的母女，不是嗎？就連她們之間的對話都那麼奇異，竟聽不出感情的成份，怎麼回事？

母親一離開，水樵立刻放下杯子，移坐窗前。

她就那麼動也不動的凝望著空中雨水，凝望著地上水窪，凝望著天空急速流動的浮雲，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活躍的，是移動的，是充滿生機的，她——

她卻是安詳的，靜止的，死寂的！

一個年輕的女孩子，她才二十三歲，她為什麼會這樣？她那模樣，像走完了整個人生道路般的淨化，像看透了世情般的透徹，她——爲什麼？

暴雨又止，特別清亮透剔的陽光又灑下來，陽光雖清亮透剔，卻點不燃她眼中光芒，打不開她封閉的心扉，她——

靜如止水！

從圓溪到臺北，風馳電掣的摩托車只需要四十分鐘，喬以又回到了令人煩躁的城市。

他停在敦化南路一幢四層高的公寓前面，用鑰匙打開了樓下一個大紅門，推著摩托車進去。摘下帽子，取下眼鏡，還不曾透一口氣，她看見石階前的一個盛裝麗人。

「你到哪裏去了？」漂亮的女孩子總有一副盛氣凌人的模樣。她又著腰，臉若寒霜。

「出去走走！」他皺皺眉，還是回答了。
不戴眼鏡，可以清楚的看見他的臉，很性格，很冷漠，也很困惑，他不能算最漂亮的男孩，卻很特別，特別在那張二十多歲的年輕臉上竟有風霜！

「到哪裏去走走？」女孩子沒好氣的。

「妳最好別問！」他越過她，逕自進去。

「站住，喬以，」她叫起來。「你以為可以瞞得住我？看你車子上的泥巴，你又去了圓溪，是不是？」

喬以濃眉一掀，幾乎忍不住那股衝上來的怒氣，看見她那張畫成七彩的臉，怒氣一下子洩了，變成一聲歎息。

「算了，安妮，別爲這件事吵了，妳回電視臺上班吧！」他忍耐著。

他的忍耐和直認不諱反而激怒了她，她尖叫著跳起來，一副執掌生殺大權的女王模樣！

「你真去了圓溪？」她指著他鼻尖。「你竟敢瞞著我又去那鬼地方，你說，你說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你故意不聽我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安妮——」他不耐煩的制止她，臉上的困惑更濃。

「你又送了什麼去？錢？是嗎？」她睜大了眼睛，惡狠狠的瞪著他。

「是！我送了一千塊錢去！」他點頭。

「一千塊錢？」她誇張的揮動著閃閃發光的紅指甲。「你錢多？要給那老不死的——」

「安妮！」他的怒氣又衝上來，是她太過份了。

「喬以！我不原諒你！」她提起長裙往外走。「上班的時間到了，等回來再跟你算賬！」

揚一揚頭，她大步去了。

大門「砰」的一聲反彈回來，他也長長的鬆了口氣，倒臥在長沙發上，他再也不想動彈。

剛才才是身體疲乏，和安妮的一陣爭吵，他覺得自己身心俱疲！爲什麼安妮不能和他好好相處呢？天下還有另一對總是吵鬧的夫妻嗎？

安妮是他的太太，是漂亮的電視節目主持人，是出名的歌星，也是許多人的夢中情人和偶像，更是個驕傲、任性兼壞脾氣的女孩！安妮以前並不是這樣的，未成名前，她很溫柔，很乖，雖然常使小性子，心胸也窄些，但卻不是毛病，哪個女孩子不這樣呢？

她是個十分聰明的人，她的成功是她自己努力掙來的，她有權享受成功的果實，但——成功卻使她改變，變得不再是以前那個安妮！以前的安妮愛家、愛丈夫，現在的安妮卻愛掌聲、愛觀眾！

成功未必是好事，是幸福，對嗎？尤其像安妮這種女孩，從困苦、卑微、陰暗的角落裏，一下子站在富裕、歡樂、光芒四射的臺上，在心理狀況，在情緒方面都不易控制，不勝負荷，以致她變得令自己都陌生起來！

喬以很明白，很了解這種心理，他一直在忍耐、在包容她，他們因相愛而結合，他不能因爲她的成功而影響夫妻感情，他一直認爲她的改變該是暫時的。安妮已是大人，她該慢慢設法來適